

# 中东欧国家周报

## 【斯洛伐克外交周报】

斯洛伐克对北约的态度及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协议

**Juraj Ondriaš**

(2019年3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对北约的态度及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协议

三月份，在斯洛伐克讨论引发广泛讨论的外交政策话题是要不要继续关于同美国签署防卫合作协议(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DCA)的谈判。该协议是美国感兴趣的一个军事合作项目的前提，即在斯洛伐克西部的古其那和中部的斯俩赤重建空军基地。防卫合作协议将成为在北约框架内发展欧洲威慑计划的一块基石，尤其是加强其东部侧翼以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2016年以来，关于该协议的谈判在悄悄进行、并未引发多少争议，但在上月底这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有消息称，执政联盟的两个小伙伴之一，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enska narodna strana)任命前将军彼得·夹伊多什(Peter Gajdoš)管理斯洛伐克国防部，通过重提已解决的问题和使用其他拖延战术来阻碍谈判的进行。该事件在3月11日达到了高潮，当时国防部退出了关于该协议的谈判。斯洛伐克国防部以及早些时候斯洛伐克民族党提供的官方理由是，防务合作协议的条款将限制斯洛伐克的主权。具体来说，他们称美国因重建空军基地付给斯洛伐克的资金(1.05亿美元,或超过9300万欧元)将视情况而定，例如美国军事人员的到来,在古其那的弹药储藏所和斯俩赤的燃料库,以及为美国长期军事存在并且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北约

与俄罗斯冲突的潜在目标所要做出的其他让步。民族党要求领导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斯洛伐克外交部公布防务合作协议的草案内容。来自主要执政党方向党（Smer）的米洛斯拉夫·莱恰克（Miroslav Lajčák）领导的外交部拒绝对该协议进行这样的解读，也拒绝按照民族党的要求公布协议内容。莱恰克和其他外交部高层官员称，民族党是在误导公众，尤其是谈判并没有涉及弹药库或燃料库，更不必说美国在斯洛伐克的长期军事存在问题了。他们称，外国的军事存在只能由政府或议会而不是由防务合作协议来决定。此外，他们表示，在协议确定之前公布内容是毫无意义、适得其反的，因为条款可能在下一步的谈判中发生变化。他们还批评斯洛伐克国防部和斯洛伐克民族党的举措损害了斯洛伐克作为北约伙伴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媒体明确指出，斯洛伐克民族党是这一争端的始作俑者。该党被认为是议会里所有政党中最亲近俄罗斯的。其党首兼斯洛伐克议长安德烈·丹科（Andrej Danko）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政客，为此外交部不得不声明他的行为不代表斯洛伐克官方外交政策。这一争端的另一方，主要以亲西方和大西洋主义的政客为代表——来自中右派的反对党和斯洛伐克执政联盟的另外两个党派。在后者中，属于中间偏右的桥党（Most-Híd）的政客们在谴责民族党以及向俄罗斯示好方面最为直接。

更有趣的是执政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党的定位。方向党公开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民主党，因此是一个主流的亲西方政党。然而，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或进步左派群体，作为传统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选民，在斯洛伐克为数不多。这使得方向党在社会文化领域采取更为保守或民粹主义的政策，以赢得农村工人阶级的选票——这些人往往是社会保守派。因此，方向党经常把自己打扮成斯洛伐克政治中两股不同潮流之间的一支温和的政治力量，这两派造成了斯洛伐克的政治分裂。其中一方是自由派保守右翼政党，他们拥护新自由主义，以及与欧盟、北约和西方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强烈反对俄罗斯和其他所谓的非自由国家）。另一方是激进的左派和右派的政党，他们批评西方及其代表组织如欧盟和北约，批评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转而对新的权力中心如俄罗斯或中国更亲近。当然，也有来自进步左派的对北约的批评（目前也有对防务合作协议的批评），但如前所述，进步左派在斯洛伐克的政治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斯洛伐克没有强大的自由主义或进步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奇怪的是，就连激进的左翼政党也在社会问题上采取保守的观点，以抵制他们眼中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在政治分裂中的主要政治力量是斯洛伐克民族党。上述分裂也可以在执政联盟中看到，桥党代表自由保守的中右翼，斯洛伐克民族党代表民族主义的保守的右翼，方向党代表平民主义的中左翼。对北约不温

不火态度的体现，乃是在近年来斯洛伐克仅略高于占其 GDP 的 1% 的国防开支，而北约的标准是成员国国防开支应占 GDP 的 2%。虽然斯洛伐克已承诺在 2024 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 2% 的水平，但前两届左翼和右翼政府都忽视这一问题，因此人们有理由质疑现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尽管方向党通常倾向于采用一种灵活的（不再重复使用“民粹主义”一词）政策表明其明确支持欧盟和北约，同时倡导与其他全球和地区大国发展关系，但是此次属于方向党的首相彼得·佩莱格里尼（Peter Pellegrini）以及外交部长莱恰克成为了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原因如下：

斯洛伐克的政治分裂与其社会分裂密切相关。如前一次简报所述，在共产党政权倒台后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赢家和输家之间存在一条重要的政治分界线。根据定义，赢家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而且集中在城市，而输家通常受教育程度更低、更贫穷，而且集中在农村地区。这种区分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不同政策偏好，还表现在外交政策领域。赢家所坚持的主导性的外交政策共识是一种亲西方的战略定位，比如亲近欧盟和北约。就本次简报的重点——北约而言，赢家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和平、稳定、繁荣的保障，是使他们成为赢家的首要体系。同样，从定义上看，失败者对主流共识持怀疑态度，对其他道路的态度则更开放。在外交政策上，他们更倾向于主

张中立或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俄罗斯被视为北约和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主要权力中心。这种观点由民族主义情绪支撑，是转型中的失败者的天然庇护，并且由于同俄罗斯存在的斯拉夫亲属关系，或在某种程度上老一辈人对共产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安全的怀旧而得到强化。彼时，捷克斯洛伐克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相反，这些人认为斯洛伐克加入北约是该国不加批判地支持西方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在表面上造成了这一群体所认为的来自西方的负面现象，如新自由主义、福利减少、削弱传统价值观（体现在 LGBT 运动的兴起和对青年人吸毒持更宽容的态度）、移民和多元文化。对于防务合作协议，这些人担心美国会永久驻军（使人们想起华约军队镇压了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直驻扎到 1989 年共产党政权下台）以及与拥有斯拉夫亲属关系的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可能在冲突发生时将斯洛伐克境内的空军基地和其他基础设施作为袭击目标）。这种亲近感还可以追溯到 1999 年北约干预南斯拉夫时斯洛伐克人对北约的消极态度和对塞尔维亚人的同情。这是北约在这些地区被视为一个具有侵略性联盟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存在关于退出北约的普遍要求。北约，以及目前的防务合作协议问题，只是这些转型失败者对斯洛伐克总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向普遍不满的一种

反映。事实上，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13%的受访者支持斯洛伐克退出北约，这一比例远低于依赖这部分选民的政党所获得的支持率。甚至对于公开反体制或将自己定义为反体制的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北约并不像欧盟那样经常受到批评，因为欧盟在斯洛伐克的经济决策中发挥着更大作用，影响着选民。这与北约形成了鲜明对比，北约的行动和决定往往不会对人民产生明显的或轻易的影响。这在当前的总统选举中显而易见。进入第二轮的两位候选人，祖赞娜·卡普托娃（Zuzana Čaputová）（由中间和中右翼政党支持）和马洛什·瑟夫科维奇（Maroš Šefčovič）（由方向党支持，并且颇为勉强地得到了极端右翼和左翼的支持以对抗自由派的卡普托娃）都坚决支持欧盟和北约，即使在强调其他政治分歧之时，他们也必须在第二轮选举之前动员他们的支持者。第三和第四位候选人，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史蒂芬·哈拉宾（Štefan Harabin）和极右翼的马利安·科特勒巴（Marian Kotleba）都持有强烈的反西方的态度，但这并未说服选民。然而，他们自己就反欧盟和反北约的投票产生了分歧。如果两名候选人能够达成协议（这不太可能），其中一名候选人让位给另一名候选人，从而集中他们的选票，他们中很可能会有一位进入第二轮。因此，该国的外交政策取向问题可能成为一个相关的政治问题。这种取向的弱化（虽然尚未完全逆转）也是如此。上述现象可能会在未来的选举中显露无疑。

可以预测这场冲突的结果。目前，斯洛伐克民族党是唯一将自己定位为反对防务合作协议的有关政党（无论是从支持的角度，还是被其他政党接受为政治伙伴的角度）。然而，从最近的选举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出，由于民族党党首和其他主要人物的丑闻，该党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党和反对方向党的中右翼政党都有强烈的共识，支持在防务合作协议等问题上与北约进行持续合作。因此，这一僵局有可能最多会延续到 2020 年的下一次议会选举（尽管由于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如在防务合作协议问题上，存在关于提前选举的讨论）。此后，斯洛伐克民族党可能没有机会来影响下届政府的组建。然而，联合政府的争吵可能会很快结束，因为斯洛伐克民族党在民意调查中的地位下降，需要当前执政联盟的延续与稳定。事实似乎表明，在多年并无争议的谈判后突然再现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由斯洛伐克民族党引发以掩盖其近来的政治丑闻，并通过动员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群体来获取支持。在当前的选举周期中，斯洛伐克民族党并非第一次制造人为的政治危机，而这些危机已经通过联盟谈判和民族党的退让得以解决。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不难设想的一种结果就是某些担保将被写入防务合作协议，让民族党挽回面子并支持该协议。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涉及方向党在这场争端中较为强硬的大西洋主义立场。问题在于，一方面，这是否仅仅是方向党一种务实的尝试，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在美国及其他北约伙伴国家眼中可靠的亲西方伙伴（也许在选民的眼中它变得过于反西方或民粹主义），也或许是将其展示为一个同民族党分享选举池（electoral pool）中较温和的选民但比民族党更富建设性的政党。这两个党都在拉拢同一个由工人阶级保守派组成的选举阵营，直到去年在民族党及其党首丹科爆出一系列丑闻之前，斯洛伐克民族党的势力一直在扩大，这对方向党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莱恰克部长和总理佩莱格里尼的影响，方向党试图通过一种小而谨慎的真正转变成为一个更标准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方向党的精英来说，这样的品牌重塑（rebranding）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在其几乎未间断的13年执政时期，该党已经丑闻缠身，甚至越来越让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前总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Vladimír Mečiar）统治的专制时期。那是一个腐败现象普遍、有组织犯罪扩散和遭到西方孤立的时代——西方国家阻止斯洛伐克加入欧盟和北约。虽然方向党继承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的主要选民（通常是经济转型的失败者），它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梅恰尔的统治撇清关系，并将自己描绘成更亲西方的政党。在2006至2010年方向党曾与梅恰尔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HZDS）以及斯洛伐克民族党组成联合政府期间，情况也是如此。方向

党主席罗伯特·菲佐 (Robert Fico) 辞去总理职务被视为方向党试图恢复元气、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步骤。记者扬·库恰克 (Jan Kuciak) 及其未婚妻在 2018 年初遭到与方向党关系密切的商业寡头的谋杀，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导致了菲佐的辞职。尽管如此，经常被反对派跟梅恰尔相提并论的菲佐继续担任党主席，而且方向党仍然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方向党是否会失去足够多的选票从而引发党内更彻底的反省，并朝更传统的社会民主方向转变，这种情况只有在议会选举之后才会明朗。这种变化，将意味着更坚定的亲西方立场以及对被认为是专制政权的谴责，将使斯洛伐克政治格局明显转向对北约的更深度忠诚。

（作者：Juraj Ondriaš；翻译：张瑞琪；校对：赵纪周；审核：陈新）